



猎物者续集

生存者²

SURVIVC
白饭如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者 .2, 邪羽罗 / 白饭如霜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92-1239-2

I. ①生…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6779 号

本书由白饭如霜 (刘柳) 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生存者② / 白饭如霜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知音书局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朱 舒
特约编辑	许斐然
装帧设计	李 婕 杨 阳 余婧雯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1239-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猎物者》续集

生存者

2

SURVIVOR

白饭如霜 著

【人物介绍】

锵锵 3P 行，亦友亦亲

猪哥

人类，年轻男子，高大英俊，眼睛深处有一抹独特的如泉绿色。地球猎人联盟最传奇的五星猎人，新一代破魂达旦的养父。职业猎物者，寻找、探索、猎取大千世界有价有益之人与非人。曾一度退出猎人联盟，与犀牛辟尘朝夕相伴，以做散工维持生计。天性慈悲，爱管闲事，博爱多情。自与江左司徒换心后，得永生，更多出诸般技能，也是最了解暗黑三界和非人物种的人。

辟尘

男性，非人半犀族长老，五神族代表人物之一，风之主人。精饮食，厨艺无双，能控制风与大气，具净化之能，有洁癖。外形介于犀牛和野猪之间，眼睛极小，性情温和，长年跟随猪哥左右。犀牛是其代称之一。

狄南美

女性，非人狐族四门显贵之银狐单传精灵。通占卜，能预言，烟视媚行，飞扬跳脱，个性怪怪，自有一套行事准则，绝不按牌理出牌。爱捉弄人，以恶作剧为乐事。时常奔走全球各地，追时尚好流行，更好美食。

一灵二体，同源共生，轮回转命

小破 / 阿旦

居于非人界食物链顶端的破魂族之精神领袖——达旦，本书中名为阿旦。破魂族以吸取万物生命能量为生存手段，破魂达旦内核为极恶，转世时却托爱而生。男性，由猪哥和辟尘抚养至少年模样，健硕，英俊，威严，心地纯善。本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使用时眼睛会变为幽深蓝色。因邪羽罗苏醒而回归暗黑三界，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

羽罗

少女模样，容颜娇美，纯真懵懂，不解世事，依恋阿旦。从邪羽罗结界内觉醒成形，邪羽罗分身之一，司职审判。邪羽罗乃非人邪恶力量的本体，破魂、食鬼、吸血三大邪族之元神鼻祖。无定形，其力量是全然的恶，强过神灵。曾因发动祸世之乱而被五神族联手封印，但元神尚在暗黑三界，每一次达旦转世都必须要加强封印以防止其复生逃逸。

阿落

非人夜舞天，少年模样，容貌俊美无伦。以人类身份生活时，乖巧天真，与安相依为命。后遇小破，两人成为好友。因吸收过多小破身上的黑暗能量，安为其自建的心脏系统无法负荷，被猪哥摘除，恢复夜舞天本来面目，守护达旦，顺应天命。

夜舞天也是邪羽罗的分身之一，象征纯善与平衡，历代侍奉达旦，节制破魂天然的恶。其元神依靠达旦而存在。

以复仇为名，成雇佣关系，共享神经系统

—— 安 ——

中年男子，情感专一执著。阿落的养父，曾经是绝世无双的杀手凯撒。在完成最后一桩杀人任务后，从目标者所在的医院抱走刚出生的阿落，自此隐世平和地生活。直到遇见小破，得知阿落的真实身份，并亲眼看着他被小破杀死，命运又一次改变，成为异灵族雇佣军的一员。

—— 川 ——

非人异灵族代表人物，统领异灵川，管理家族产业。面容惊华绝艳，身体形态全然透明，非男非女，却嗜好华服装扮，野心极大。异灵者，善于以精神力量控制其他生物的心智与思维，使其丧失主体意识沦为傀儡。异灵川乃非人世界三大胜地之一，异灵族的居住地。

狐族四门显贵代表人物之二，绝代风华无量

—— 白奔 ——

男性，非人狐族的守护者，紫狐斗神，战斗力极强，性格沉静。狄南美的爱侣，常被南美称为紫小白或小白，极宠南美，几乎百依百顺。因南美的关系，与猪哥和小破、辟尘等结缘。

—— 秦礼 ——

男性，非人狐族四门显贵之金狐代表。最擅长资本运营，为狐族执掌三界产业。诡谲，精明，洞察人心，手腕强硬。也与猪哥熟识。

因那个人而生，因那个人而死

—— 利先生 ——

女，容貌倾国，大富且贵，出身军人世家，性情坚毅勇敢，不让男子，因此被称为利先生。命极煞，亲友多因她而早丧。意外救回重伤垂死的安，在短暂的相处中对其心生爱慕，用情至深，胜于生命。在安离去后便长久等待，祈盼安归来。

—— 霍金 ——

男，利先生的专用主厨，在利家已任职十一年之久。他擅长炮制中外各式料理，对荤食、面粉和任何可食植物都充满纯洁真诚的热爱，但其他方面，尤其在人际关系上的智商则一应偏低，过于忠厚。命里带煞，注定孤独，最在乎的人唯有利先生。

灭世践行者：世事于我如此漫长，已不再有趣

—— 江左司徒 ——

男子，邪族摄政王，人类之躯，食破魂、食鬼精血长大，有永生之力。英俊无比的绝世美男，常着白色长衣。六世轮回皆是翩翩浊世、负世代之美名的佳公子。因无法忍受永生的孤寂痛苦，在破魂达旦转生成功后，决意提前催动达旦觉醒，利用其强大力量毁灭一切，以达到毁灭自己的最终目的。

【前情回顾】



《生存者》为《猎物者》系列作品之二、《猎物者》一书之续集。目前已创作完成两部，其一为《生存者①夜舞天》，已出版；其二便是本书。

《猎物者》系列作品所描绘的世界，是人与非人、猎物者与猎物平行共存的世界。讲述的是发生于现代都市、人与非人之间的故事。非人并不为寻常人所知，知晓其存在并与之有密切往来的人类群体唯有地球猎人联盟。《猎物者》一书之主角猪哥就是猎人联盟创建以来最传奇的猎人。

他慈悲、博爱，实乃绝世好人，因而被邪族摄政王江左司徒选中，成为新一代破魂达旦——小破的养父。与不离其左右者犀牛辟尘和银狐狄南美隐居墨尔本，担教化之责，享天伦之乐。不料，此之背后隐藏的却是江左的灭世阴谋。彼时，小破被夺，厄运之蝉现世，东京城惊变，五神族齐聚亦难保全。猪哥舐犊情深，为救小破，在南美相助下与江左司徒换心，终止灭世祸乱，也得永生之能。

承接《猎物者》一书，在《生存者①》中，猪哥、辟尘带着小破辗转全球各地，以躲避暗黑三界来访。这时，小破已是少年模样，具备破魂达旦本来大能，却多被猪哥封禁，教化成一纯良小白兔，从不轻易显威。直至在又一次转入的新学校里遇见少年阿落，并与之成为挚友，共同经历校园变异，首次面对邪羽罗的苏醒。

之后两个少年踏上寻找阿落养父——安的旅途，经紫狐斗神白奔训练后，被推荐参加异灵川举办的生存者选拔赛。在此次赛事引发的坠机灾难中，小破因悔恨不能挽救无辜人性命而产生对达旦本尊力量的渴望。为心中的救世执念，为封印邪羽罗的邪恶力量，小破最终选择了亲手杀死阿落，以最残忍的方式觉醒，回归暗黑三界。

奢华热闹的拉斯维加斯百乐宫酒店，以毁灭的姿态见证了最悲戚无奈的父子离别——猪哥与小破，安与阿落。也因此成为他们，和与他们亦亲亦友之人的伤心地。

至于小破回到暗黑三界后发生的事情，邪羽罗一事之渊源，猪哥的选择，辟尘、狄南美的反应，安、川、邪羽罗分身之一羽罗等人的故事与命运如何，且翻下页。

目录

CONTENTS

邪羽罗

生存者II
SURVIVOR II

[上篇] 灵魂劫掠者 009

你回来，不是为了我。
因此，我对世间更无须留恋。
来者恒来，去者恒去。
倘若我将灵魂剖出能助你完成人生里最后的愿望。
冥域中重逢时，你也许会记得我名。
记得我曾虔诚静默地等候过你。
想必这样结局，也算是所谓缘分。

[中篇] 双星 069

青铜骑士一出现，羽罗便如有感应般从屋内走出。
不见丝毫初醒来的慵懒，她眼神冷冽如冰雪，
凝视在不远处停下马蹄的青铜骑士。
后者在马上深深鞠躬，向二人行礼。
羽罗伸出手去，手掌摊开，似在召唤或索取什么。
这瞬间青铜骑士的影像在空中变得飘忽，
摇曳中化身为电光泡影，模模糊糊着，
被一阵风便吹散，无影无踪。

[下篇] 破魂书 113

此去遭遇什么，都无所谓。
最后沦为劫灰或虚无，都没有所谓。
这一眼，已经足够补偿。
作为父亲。
想要看到儿子活着。
以什么身份都没关系。
只要给我好好地，活着。

生存者Ⅱ 上篇 灵魂劫掠者
邪羽罗 SURVIVOR

你回来，不是为了我。

因此，我对世间更无须留恋。

来者恒来，去者恒去。

倘若我将灵魂剖出能助你完成人生里最后的愿望。

冥域中重逢时，你也许会记得我名。

记得我曾虔诚静默地等候过你。

想必这样结局，也算是所谓缘分。

【 奇异算命师 】

利先生在这个冬天，以算命作为饭后的消遣。

她铜色的大宅，矗立在城市的一角，沉重安静，除了仆从出入，几乎无人来访。唯独每晚入夜之后，一辆车总会鸣开大门，长驱直入。从车上请下来的，是一个个算命者。

他们来自北国、南欧、日本隐士聚集之处、吉卜赛族的大本营、本城地铁站的某一个转角，带着罗盘、水晶球、破旧不堪的塔罗牌，或者单纯一双眼——看过无数颅骨或掌纹，对于上天书写命运的方式研磨甚久。

一步步走进利先生极尽铺陈的客厅，看到那名叫利先生而容貌可以倾国的女子，坐在花梨木座椅上，抬起一双清澈的眼，轻轻说：“请坐。”

自后她便不再出声，应来者要求，伸手、低头、启朱唇、挽长发，以身体发肤的分寸，提供关于命运戏弄世人的佐证。

听人说大意，无非是：大富且贵，属金火之格，不利父母，友缘亦薄。

性极煞。

短命。

能到利先生府上一坐，来者都非寻常，说出最后两个字，大部分也能泰然并然，不附加一丝叹息。但眼里的惋惜之色稍纵即逝，随即转为惊讶，都是因为看到利先生脸上终于流露的表情——

她微笑。

“短命”不算两个很有幽默感的字，就算对一头肉猪来说都是如此。肉猪也希望在广阔猪食、无限母猪的拥抱之中得享天年，走上餐桌对你说“请吃我吧”的那一只应该逐出生物的行列。

但她的确在微笑，不似作伪或做戏，接着拍手招呼人送客。车子驶出大门时，算命师会从门卫那里拿到一个精致的信封，里面的支票上数字不大不小，刚好表示谢意，而不是感激。

这每晚的会见算命者游戏玩到快要立春。某一天早上，利先生的厨师霍金，在平常去采购食品的超市见到一个人。

超市里当然会有很多人，这是一家专门提供有机食品、价钱昂贵的高级超市，光顾者更是熙熙攘攘。不过，这个人被霍金遇见的状态非常不一般——人家都站着在买肉，她呢，衣冠楚楚的，蹲在肉柜里。

“嘿，你买什么呢？”

霍金向四周看了两次，想确定是不是有人在和自己谈话。他是个小个子中年男人，头发稀少，皮肤黝黑，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条深深的法令纹，长了一只相当大坨的鼻子，其嗅觉灵敏之极——在停车场就能闻得到哪一块小牛肉在发出最新鲜的呼喊。

他的犹豫与沉默似乎有点伤对方感情，于是那个人“呼啦”一声，从满是新鲜肉排的冰柜里爬起来，半跪着对他大喊大叫：“喂，问你呢！”

就算想装看不见都不成了，这位……呃，理当是小姐吧，白衬衣，黑色小西装外套，脚上还穿了一双殷红欲滴的高跟小皮鞋，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打理得一丝不乱往后抿，大眼睛，尖下巴，对着霍金一百一的漂亮法。

穿成这样您不去卖保险，蹲冰柜里干什么呢？

人家听到“卖保险”三个字，觉得层次很低，很不乐意：“我是ABC公司的行政经理耶，经理！我的鞋子很贵呀，怎么可以穿去卖保险？”

好吧，就算你是行政经理，霍金的脑子里还是只有那个问题：“那您蹲在肉柜里有什么贵干呢？”

女郎叹口气，解释道：“ABC公司倒闭了，我要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对着霍金露出甜蜜微笑：“所以来找你帮帮忙啊。”

此时此刻，她以跏趺式盘腿坐在层层累积的精装日本和牛肉排上，冰柜里的寒气遇到温热身体，散出雾气在四周袅袅升腾，是个正常人就早该被冻到全身青紫。

但她显然不正常，从其脸色红润程度看，霍金几乎忍不住要低头侦察肉柜底是否放了个蒸汽炉。

短暂的恍惚很快被美人的催促驱走，作为一个正直忠厚、爱异性又从来没有恋爱过的男人，他抛开一切，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位美貌小姐能够做的活路。

“红案？白案？”

她张开嘴看着他，过了半天说：“什么意思？”

这种拒绝又委婉又彻底，霍金把手里的采购篮子放下，摸摸下巴，试探地说：“洗碗？”

女孩子精致的眉毛向后脑勺尖叫着飞扬过去，一挥手：“毋宁死！”大义凛然之余，还踢了旁边的顶级丁骨肉排一脚表示强调。

洗个碗嘛，蓄须明志已经是抗议的极限，不必以死相逼那么极端吧？

霍金还在想厨房有没有其他工种比较合适她的气质，包括杀鸡、烧水，或者技术难度比较高一点的烧烤。此时这位小姐一个漂亮的鸽子翻身，跃出肉柜，不顾周围的人看得眼睛发直，伸手拍拍他：“不用想了，我知道你们府上有个差事长期招人。”

霍金一愣，她自己把谜底揭穿：“带我去给你们主人算个命吧。”

“你会算命？”

她歪歪头，伸了个懒腰，姿态又优雅又娇媚，好像刚从一张世界上最温暖舒适的软床上醒过来，对霍金笑一笑：“会啊。哎，我叫狄南美，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算命师哦。”

霍金，利先生的专用主厨，在利家已任职十一年之久。他擅长炮制中外各式料理，对荤食、面粉和任何可食植物都充满纯洁真诚的热爱，但其他方面，尤其在人际关系上的智商则一应偏低。

幸好，只要他带眼识肉，利先生半点也不在乎他对判断人的造诣是否参差，足见上天设置凡人境遇，向来都很公正。

由此，全世界最厉害的算命师狄南美小姐，很容易就进了利先生家那个整齐闪亮、设施齐全，而且面积非常巨大的厨房。她站在那里看了看，大叫一声“哈利路亚”，随即扑过去抓住两个刚刚新鲜出炉的提拉米苏，左右开弓同时拍进嘴里，抬头望着天花板，双手举起，好像鬼上身一样双眼翻白，专心咀嚼。良久，她咽下最后一口蛋糕，转头对霍金看看，隆重评分：“及格！”

看她的样子，好像要摸出一个全球美食评审委员会的公章来，在霍金脸上啪地盖一个，以后人家就可以大喇喇走出去标榜自己的专业资格，是人是鬼都会认可。

霍金耸耸肩，丝毫没有表露出喜极而泣之态，端的是大家风范，他转身倒了一杯水给这位狄南美小姐，然后说：“你先帮我算个命吧。”

狄南美很警惕地看着他：“你付得起钱吗？”

霍金摸出钱包，发现现金不多，于是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刷卡可以吗？”

狄南美的表情是标准皮包公司注册者会有的版本，她说：“信用卡不接受，移动POS机手续费太高了。”摊摊手，意思是：我真的很想帮你，但是很遗憾，一分钱一分货啊。

然后面对霍金忧郁的表情，她心软了：“唉，算了，萍水相逢怪有缘的，算你便宜一点，给俩肉包子吧。”

如果全世界最厉害的算命师都这么价廉物美，那东门桥上的王瞎子非要“单批流年，盛惠一百块”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狄南美在算命界的竞争力必定毋庸置疑，她对此言之凿凿：走高端路线，纯个性化方式定制，长久追踪服务。

高端？两个肉包子？那么是在蚂蚁界很高端吧？你知道那些叼馒头渣子的朋友觅食不易。

面对霍金的疑问，正热情洋溢做正式算命前品牌推广演讲的狄南美瞪过来狠狠一眼，认真地说：“你以为我什么肉包子都吃吗？嗯？我对肉包子是很挑剔的！！”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纯个性化定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以语言不足以震撼那些在世俗的平淡中彻底麻木了的心灵，狄南美啃了啃自己的手指，走到厨房中心的主料理台前，挥挥手。

一众锅碗瓢盆立刻徐徐旋转，浮于半空，而后响应狄南美“死到一边去”的嘀咕，迅速在空中分成两个小分队，环绕于料理台两侧，深情俯视那被异族占领的家园。

那片曾经是瓷器银器以及砧板菜刀们安居乐业之地，倏忽之间被形形色色、莫名其妙的算命工具填满：水晶球、塔罗牌、罗盘、推背图，这些倒算了，常规货色，家家时尚杂志都推荐过；那只惟妙惟肖的手掌模型呢，自然是看手相的；但这支钢笔什么意思？好几把大大小小的秤呢？怎么还有一盒泥巴？

狄南美对顾客很尽责，详细解释：“橡皮泥啦，给人印脸相的，比较适合异地业务，啪一下印了赶紧寄过来给我看；这把大秤称全身骨头斤两，小的称牙齿和头发。”

这些都跟命运有关？

她翻翻白眼：“相信我，连脚上多不多毛都性命攸关咧。”

怎么说？

“呃，譬如我心情不好的话，就会把毛多的那个干掉啊。”

这个无法无天的随之屈指敲桌子：“选一个呗。”

既来之，则选之。霍金做得多法国菜，颇具异域风情，毫不犹豫地选了个水晶球。

狄南美穿着她那身标准OL的衣服，在料理台上盘腿而坐，实在太追求服装的贴身效果，她坐下的时候几乎要把裤子绷破。但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仪式优越感是神圣不可轻慢的！

“幼贫，多病，出生未几父母双绝，祖父母抚养到三岁也过世，被意大利人皮诺罗收养。”

水晶球是最具现场效果的算命工具，能贴切阐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精确意思。法力高深的人眯起眼睛对着中心猛看，效果和在国家歌剧院观赏皇家芭蕾舞团表演差不多，坐的还是头等包厢。

那舞台上演出来是霍金少年时毫无表情的脸，他在烹调艺术学院埋头钻研功课，身边一点昏灯，常年如一日穿一件逐渐褪色的卡其外套，以及式样颇为滑稽的杏色绒线帽子。

看到他将近二十岁那一年，在米兰街上犹豫地停下脚步，而后一个俯冲，冲向一辆快速奔驰而来的吉普车车头，奔向这一场意外，如信教者奔向至高真理的光辉。

看到他在医院里悠悠醒来，无人陪伴在侧，因为没有保险赔付，很快被赶出病房。

收养他的人许多年前因为车祸去世，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所有与他关系亲密的人身上，无论朋友、同学，还是邻居。

稍微深入到霍金生命里的人都不得善终，不得长久。

这是不是他对人世既不防备，也不计较的原因？

狄南美抬头看看霍金，这有着深深法令纹的小个子男人站在厨房里，头顶上有一盏终日开着的暖灯。他静静听着狄南美毫无感情变化的叙述，偶尔耸耸肩表示认同或惊奇，仅此而已。

这些都是过去。

过去云淡风轻，如同一个故事，无关紧要。

我的未来是什么？

狄南美轻轻叹口气，双手按上那水晶球，有白色明亮光芒从她手底下溢出，照亮整个屋宇，随即又暗淡。她向霍金点点头，说：“你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神色中甚至有温柔。

霍金对这美好的宣言仿佛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

“其他人不是这样说的。”

“其他人说什么？”

“他们一样猜中我的前半生，而后说，我很短命。”

每一个算命师来到利宅，临走的时候都会应利先生的要求，简略为霍金说上几句。

这是霍金提出的要求，他愿以全年的薪酬作为交换——他知道主人请来的算命师大都身价高昂。

利先生欣然同意，但每个月工资照发。

无一例外，算命师们发现，霍金人生的脉络和走向都和利先生有惊人的相似，简直像共同履行一个和命运签署的合同，条款非常不公，执行起来还霸王之至。

狄南美是唯一不走寻常路的那个。

面对霍金的质疑她毫无愠色，只是拂一拂袖，料理台上的东西如来之突兀，瞬息间无影无踪。她跳下来，在霍金的手臂上搭一搭：“本来呢，你是很快要死的，不过别担心，有我在，你呀，就是想死都死不了呢。”

她拍拍胸膛，很豪气地翻着白眼，如此说。

霍金神色如常，既不惊喜，也不意外，只是点点头。

此时已黄昏，天外残阳余色如暗金，利先生的晚饭要在一小时后准备好。

主菜是小牛腰肉，配新鲜芦笋清汤，甜点是提拉米苏，今天利先生忽然有点嗜糖。

之后，她如旧会见算命者，今天的这个来自遥远的罗马尼亚，是神秘的吉普赛世界里最负盛名的流浪者先知。

对于命运，利先生仿佛一直在期待谁能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

利宅会客室整体风格华贵张扬，黄金墙纸熠熠生辉。客人的座椅以整幅豹皮覆盖，纹路如生，咆哮欲出，色调如此张扬暴烈，仿佛在和主人的心境做最强烈的反比。

晚饭后，利先生便独坐东北角上她专用的单人椅上等候。穿一件宝蓝色的希腊式长袍，膝盖上覆软毯，搭在外面的一双手修长有力，骨节突出，充满力量感，和养尊处优四个字搭不上关系，更不像美人的手。

她身边的小几上放了一杯咖啡，喝到第三口，加了第二块糖，这举动很罕见，就像她脸上轻松愉快的表情一样。

利先生不是乐天派，从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这样的人对世情不容易失望，坏处是面对任何狂喜也都难以满足。

也许除了某时某刻，对某人。

可惜那一切那一刻过去经年，迅疾如闪电，恍惚永不复返。

咖啡喝到一半，下人通过隐藏在小茶桌下的门禁系统轻声通报，先知到了。

利先生抬一抬手，会客室通往大厅的门应声而开。

来人着黑袍，个子纤细轻灵，头脸包裹严实，露出瞳仁一色，无眼白眼黑之分，沉寂如永夜或尘封的书卷封面，仿佛是一个在黑暗中万劫不复的瞎子。

但他明显可以视物，径直走到利先生前大约数米的客位坐下，眼球微微转动，幅度非常小，却像把周围事物都已经打量完全。

“你要问什么？”